

我和第一套人民币的情缘

◆ 杨琦(口述) 胡厚植(整理)/文

杨琦,1925年生,籍贯上海,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2月在新四军6师18旅《大众报》排字,1944年起在江淮印钞厂、华中印钞厂、北海印钞厂从事雕刻制版工作。1949年5月,随上海军管会金融处接管组参与接管原中央印制厂上海厂(现上海印钞厂)。

参与了设计

1948年,那是我这一生中最令人激动、年轻又快乐的岁月。当年3月下旬,在山东日照五莲山西北的小山村,时任北海银行发行局局长的杨秉超召回了还在胶南县红石崖工作的我,向当时印钞厂中掌握雕版印刷技术的仅有两人——我和翟英,下达了与其他解放区印钞厂一同设计并刻制人民币模版的任务,并宣布:经领导研究决定由你们两人先设计一款拾元币。同时他还叮嘱我们:要抓紧时间,要认真细致,总之要快,整个形势发展,要比想象的快得多。同时要严格保密,这次任务是党中央领导作出的决策,由有关领导内部布置的,尚未公开,所以特别要做好保密。我记得,杨局长还说,设计既要有时代精神又要有多样风格。随后小心翼翼地把一张卷起的白纸交给我们,纸上用毛笔写有好几款“中国人民银行”的字样,其中一款用红笔勾画出来做范本。事后得知这六个字竟是当时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的董必武同志的墨宝。

送走杨局长以后,我们就着手思考拾元人民币的设计草案。在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后,经反复商讨,我们大胆提出采用工人和农民的图案:一手拿枪,一手扛铁锤、锄头。方案提交数日后,杨局长对我们说:经领导研究基本

同意你们所报的设计方案,主图选用工人、农民立意很好,歌颂了劳动大众,符合大方向,符合时代精神。如果把工人、农民手中的枪去掉,只拿铁锤、锄头这样就更好啦,更符合大方向。

基本方案确定后,我们就进入具体的设计与画稿了。根据领导审定的设计方案,拾元人民币的币面由工人、农民头像的主景图案和币面四周的花边图案及装饰组成。拾元币面的门花和角花装饰由吉祥如意图案组成。每逢新春佳节,一些年画艺术家把“吉祥如意”形象地融合在各种年画中,把一个美丽的春天点缀得生机勃勃,热闹非凡。我们努力地尝试着把这种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意境运用在第一套人民币的图案装帧上,表示对第一套人民币的良好祝愿,让吉祥如意常驻人间,与人民朝夕相处。

当了回模特

拾元及以后的50元币面均由工人、农民头像的主景图案组成。为了保密起见,领导决定不另请人当模特。由于我是工人出身,翟英是农民出身,领导就让我俩分别担任工人、农民的模特。为此,杨局长(好像还有副局长王志成)请来了一位擅长人物肖像素描的姓李的画家与我们相识,并约定第二天再来。翌日,老李带了画板等工具,单独来到我们住的村屋为我与翟英画像。这原本是杨局长为我们向房东借的一间偏屋,由于山区房子较矮且无窗,室内采光极差,无奈我们只能站在门外的露天场地上,让老李写生素描。我头戴工作帽,身穿背带服,肩扛锤子;翟英戴顶竹斗笠,扛把锄头,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完全用上了平日出操列队的功夫。每个动作姿势都要反复进行多次。经过数日描绘、

修正,一幅身形俱佳的工人、农民肖像绘嘶终于完成了。这年我23岁,翟英24岁。如果画家老李还健在的话,已是90高龄的老人了。

更是一名雕刻工

工人、农民的肖像绘画图案完成后,就要在铜版上制版了。但此时解放山东潍县(即潍坊)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印钞厂的机器物资尚在千里之外的胶东昆崙山里埋藏着。怎么办?不能等!没有刻针,我们就到洪凝小街(现为五莲县址)买了多种型号的缝衣针,装上木条柄,又向房东老大娘买了一点纳军鞋用的“鞋底线”扎紧。没有刻刀咋办?我买了一柄废旧的“洋伞”钢骨和自行车废旧钢丝,到铁匠铺请老铁匠改制成刻刀毛坯,再请他处理并打磨一下。第二天,我们去取刻刀,经试用刻刀竟十分锋利,基本符合要求。原来,老铁匠当天晚上,利用铁炉内的余温进行了一个晚上的回火处理。

我们拿回了自制的刻刀又配上木柄,用步枪的子弹壳将刻刀和木柄固定。后来我俩又到旧货市场去淘旧的三角锉与旧的宽锯条,改制三角刮刀、铲刀。以后我们的同事郭琦良、王静等同志都用这种办法,了解放区雕刻制版工具奇缺之苦。

就这样用着我们自制的刻刀,经过数月日以继夜的精心雕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套人民币拾元、伍拾元版铮亮的印钞模版终于



■第一套人民币中的五十元币

感谢生命的美意

廖智

14.没了腿的我又重新站起来了

上台前,栏目组先播了一段视频,我都不知道那段视频是什么时候录的。当时他们跟我在医院聊天,旁边架着机器,我以为他们在拍照,并不知道他们把这个过程都录了下来。

我在后台听着,感叹自己怎么会说出这么有哲理的话来。在那段视频里,我每说完一句话,台下就一阵鼓掌。我当时就觉得很感动了。我忽然发现,或许他们是期待看到这场舞蹈的,他们的掌声就是最好的鼓励。

于是表演开始,当我把鼓槌举起来的那一刻,我真的觉得自己就像狼牙山五壮士那样,有一种豪迈的心情。我举着鼓槌,心里说,廖智,为了下面的掌声,你要站稳了,跪住了,不能辜负大家对你的期望!因为之前排练时,我就一直很容易倒,跳很多动作时都会倒,就连彩排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心里难免会有些担忧。

但是,那天在现场,我真的从头到尾都跪住了,一直跪到最后一个动作。舞蹈一结束,我就倒了。倒下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老师说,如果你在台上倒了,只要没有闭幕,你都要跪立起来。我当时倒了之后,按道理,这种情况下,应该顺势鞠一个躬就完了。但是我又跪起来,把鼓槌举在头上。老师后来就说,你太可爱了,都谢谢幕了,你还跪起来。我说,是啊,你说的嘛!只要没有谢幕,就一定要跪住了。

那一天,我在整个跳舞的过程中,听到很多很多的掌声,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来自他人的鼓舞,感受到人人与人之间很友好的感情,他们不因为我的舞蹈不够好看而嫌弃,也不因为我没有腿而觉得这个舞蹈是不完美的。我完全相信那些掌声中都是鼓励和支持,是满满的善意。我清楚地看见,台下很多人在流眼泪。我相信,他们除了同情和可怜,也有很多善意和爱意,他们爱台上的这个人,虽然这个人跟他们素昧平生。那一刻,我很感动。

那一天,那一个舞台,那一场表演,重新把我送回舞台。我没有想到,没了腿的我又重新站起来了。



跳完《鼓舞》,我做了第二次截肢手术,两个星期之后拆线,接着准备装假肢。那个时候状态还非常差,因为我太瘦、太虚弱了。装假肢那一天,我的体重才50斤,可我的假肢重达20斤,我需要用50斤的身体,去指挥一个超过身体三分之一重量的东西。当时,我整条腿根本抬不起来,站在那儿都很费力,更不要说走了。

前三天去医院的康复中心,由于无法抬腿,我都只能站和坐,站一会儿,坐一会儿,就这样,都已经浑身大汗淋漓,哪怕空调对着我吹,还是不停地流汗。我的腿实在太痛了,两个星期前,我腿部的伤口刚刚拆线,还没有消肿。

我开始觉得,装假肢是一个很糟糕的过程。之前很多人吓唬我,说装完假肢我的肉一定会磨掉一层又一层,直到长茧。我听着就好恐惧,情愿不要知道这些。果然,到了练习假肢的时候,我的恐惧心理很严重,如果说疼痛占了三成,恐惧就有七成。说实话,我很害怕,觉得往前走几步,我的腿又会受伤。听说有一个小腿截肢的女孩,装假肢七年来,做了五六次手术,就是因为伤口磨破导致了反复感染。这件事极大地暗示了我,加深了我的恐惧,我想尽可能保护好自己,不敢做太多的练习。因为我花了三个月之久来养伤,才终于可以站起来,我真的不想再受伤了。

我真正能松手走路,是因为一件戏剧性的事情。从我第一站起来,我妈就特别开心,拿手机给我拍照,她很希望我能回到以前的样子。在她的想象中,我应该是装上假肢就能走路了,至少可以走几步。但是我不能,大多数时候,我只是呆站着,最多的一次走了三步,之后就倒了。从我妈的眼神里看到了落寞。

第四天中午,趁我妈睡午觉,我让朋友陪我练习走路,因为我妈在会场让我感到有压力。我觉得,她是母亲,她心疼我会多过我心疼自己,我完全能体会她的心情。我对朋友说,今天我只要走六步,不要人扶,我自己走六步,然后走给我妈看,这就是我的目标。

于是,从三步到六步,我练习了两个小时,终于达到了目标!我十分开心,让朋友推着我回病房。我妈早就醒了,看到我抱着假肢回来,就问我们去了哪儿。我说,妈,你知道吗,我可以松开手自己走路了,不信我走给你看!

8.成了英雄

刘强并没有把握确定自己真的取到了宝贝。可当他的脑袋从断崖边露出来时,等待在那里的山青人倒是发出了难以抑制的欢呼。巫师从刘强手里接过他抬起的那块石头时,嘴唇在发抖。他从口袋里掏出“天梯”,对着它照来照去,迟迟不出声。刘强终于明白,现在才是决定他命运的关键时刻。如果巫师一摇头,那么,即使是价值连城的宝贝也一文不值,他的性命也不保了。

漫长的等待之后,巫师的喉咙里冲出了一声呼喊。说是呼喊,是从他那激动的模样来判断的。事实上他的声音嘶哑含糊,讲的也许是山青话,刘强不知他说的什么。可突然间欢呼声雷动。嘎德公主奔过来,抱住刘强,在他的脸上一阵狂吻。刘强心里明白,一定是巫师宣布宝贝找到了!

现在,山青人把刘强当做英雄了。而且他还将成为酋长的乘龙快婿!但刘强很清楚,他的目标并不是在这荒蛮的部落里入赘,伺机逃跑是他唯一的出路。然而,嘎德公主欢喜得发了狂,寸步不离地纠缠着他,连她养的那只小绿兽,也蹦蹦跳跳围着他乱窜。刘强只好做出欢喜的样子,还拉了拉她的手。可这一拉,她竟顺势倒在了他怀里。她气喘吁吁,浑身发颤。刘强在心里叫苦不迭,正不知如何是好时,斜刺里冲过来一个铁塔般的黑汉子,一拳揍得刘强跌倒在地。然后,那黑汉子拉起嘎德公主就跑。

刘强眼冒金星,从地上爬起来,心里一阵轻松。他想,现在部族人都在狂欢,是赶快出逃的好时机。可是没走几步,巫师就从一棵大树后闪出来拦住了他,劈头就说:“别想逃走,你必须和嘎德公主结婚!”“为什么?”刘强明知故问。巫师说:“当初为了救你的命,我在酋长面前力保不杀你,让你下去取宝;我还向嘎德公主承诺,待你取到宝以后会让你跟她结婚。现在宝取到了,你的命也保住了,我们得信守承诺吧?”

刘强呆呆地望着巫师,刚想分辩,巫师却说:“你与公主成婚,我可要离开这里了。在我走之前,必须拿到你取上来的那件宝贝,把它带走。”“宝贝已经交给了山青人了,怎么拿?”

按时按质完成了。

1948年12月1日,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董必武和副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发了一份布告,庄严宣布: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新的统一的货币——人民币从此诞生。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并发行第一套人民币,共有62种版别,其中1元券2种、5元券4种、10元券4种、20元券7种、50元券7种、100元券10种、200元券5种、500元券6种、1000元券6种、5000元券5种、10000元券4种、50000元券2种。

当日,老百姓看到了这全新的统一货币,奔走相告:快了,快了,全国快解放了。

回忆与快乐

为了严格保密,首套人民币的防伪暗记,在我的印象中,只有设计者、刻制者和相关领导才知,公众毫不知情:还是为了严格保密,我与首套人民币的渊源,若非1988年我在新四军回忆录《战斗在华中敌后》中第一次披露,当时已结婚三十余载的老伴都一无所知!回忆这段往事,于我而言,作为新中国货币史上重要里程碑的首套人民币,只是我人生中一段不可磨灭的珍藏。

现在回首当年,条件太艰苦了,但却很充实。如今,我常去曹杨路上的上海印钞厂找老友聚会,十分快乐。我有张珍藏了60余年的第一套人民币10元币和50元币,就夹在上海市钱币学会编的《人民币图录》一书中。书中提及的人民币工艺革新,我都仔细读过,一一画了红线。

从第一套到第五套,人民币的发展历程和我国印钞技术的从无到有、由浅入深,我都很关注。在我看来,尽管与人民币诞生最接近的那段时光十分短暂,但我和我的一家从来不曾远离;仅仅作为见证者,已经是件足够让我们觉得快乐的事。

摘自2013年第8期《档案春秋》

巫师说:“宝贝现在放在山青人的神屋里,守卫的头领就是刚才那个打你并拉走嘎德公主的年轻人。他本来是嘎德的情人。你与嘎德公主成婚以后,让她帮你设法拿到这件宝贝,把它交给我!”一副颐指气使的派头。刘强觉得可笑。巫师眼睛一眨,就洞穿了刘强的心思:“小伙子,咱们做个交易吧。”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圆圆长长的玩意,在刘强眼前晃了一下,“只要你把宝贝取来,我就把‘天梯’给你。这样,你就可以在这里取代我的位置了。”刘强不屑地朝那玩意瞥了一眼。巫师微微一笑:“你不会说,这是手电筒吧?”刘强也笑了:“这是激光笔。”巫师吓了一跳,惊讶这小子的物理学知识;见一缕讥讽的微笑在刘强的嘴角浮现,又道:“你不要以为这天梯只能往天上照,它还有你意想不到的功能,譬如检验翡翠。它会让你发财……”

“我不想发财。”刘强冷冷地打断了他,“你到底是什么人?”巫师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不是早说过了吗,不要问我是什么人,也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就像我也不问你一样。”巫师轻轻地叹了口气,“我们不谈过去,只讲眼前的境遇。”刘强搔搔头皮,咬着牙又问:“那么,那宝贝究竟是什么东西?”“现在跟你说不明白。总之,宝贝就是宝贝,我要解读它。我要让它给人类带来新的文明的福音!”巫师的眼里,闪着疯狂的光芒。这疯狂的力量似乎击中了刘强,让他有一种奇异的感动。他喃喃道:“我尽力而为吧。”

巫师教刘强学了一些山青话。这天下午,嘎德公主一阵旋风似的来到刘强跟前。她一身短打,赤脚,肩上背着一张弓箭。她把弓拿在手里比划,意思是“走吧走吧,跟我打猎去。”“我不会。”刘强用山青话简单地回答。嘎德吮着绿牙朝刘强强笑,拉开弓箭天上射了一箭:“你会的,你一定要成为山青人最好的猎手!”嘎德带来的那只小绿兽围着刘强转,显得很亲昵的样子。刘强见这只小兽似狗非狗,似狐非狐,还有几分兔子的温顺和猫儿的乖巧。“绿绿,带路!”嘎德一声令下,小绿兽箭一样向前窜去。嘎德转过脸来硬塞给刘强一张弓,命令他:“走!”刘强只好跟了上去。

魂之歌

竹林

